



(摄影:王国防)

## 青春不可辜负

■王雁翔

“我是一名坦克驾驶员，也是一个闲不住的人。不管是啥专业、啥装备，我都想去琢磨一下。哪里需要，我就主动申请去哪里。我始终认为，人不能辜负自己的青春，只要不停地努力，就一定会看到满树繁花。”

这是南部战区陆军某旅33岁的一级上士黄升跟我说的话。在寒冷的冬季，他说这话时的笑容让人感觉温暖。

时断时续的阴雨已持续多日。南方的雨，是一种不动声色的湿冷，一点一点往骨头里浸。

从枪声密集的训练场跑下来，身材并不高大的黄升摘下钢盔，一头白毛汗，作战靴和迷彩服上满是湿泥巴。我们就是这样见面的。

黄升来自大西北的西吉，那是宁夏南部的一个县。他便从那里开始讲述他的故事——

15年前的冬天，我背上行李来到军营。在那之前，家里无力供我读书，出于生计，我辗转外地打了4年工。小时候，父母常对我说，穷不怕，人有两只手，只要愿意吃苦，就能有尊严地活着。上等兵时我入了党，当了副班长，在同年兵里算进步快的。不久后，我又通过自学，拿到了军队自学考试大专毕业证。

在军营这所大学校园里，我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。

2013年，因为工作需要，我的岗位从车长调整为驾驶员。我开始一边钻研坦克驾驶技能，一边利用课余时间学习装备维修。渐渐地，装甲底盘、火炮、电器等相关修理，我基本掌握了。同时，我也能够熟练驾驶部队装备的几型坦克、装甲车以及多功能装甲工程车等。

看我整天忙得脚打后脑勺，有战友笑我自找苦吃。但我不那么想，如果驾驶员不懂装备维修，一旦装备“趴窝”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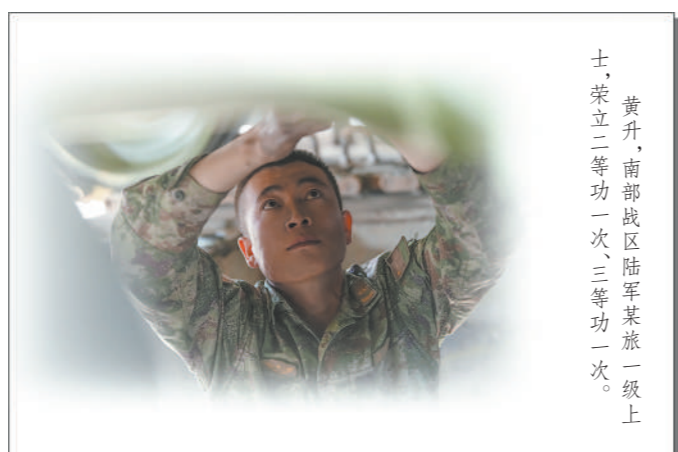
当南部战区陆军某旅的张辉明和周桂作为比武“双冠王”走上领奖台时，在台下观众席中，有一个人眼眶发热，手掌拍得通红，看起来比台上的冠军更加激动。他就是冠军们的主教练员——三级军士长郑雷林。

上次比武的时候，郑雷林曾出现在这滚滚的铁甲方阵之中。而那次的一个失误，让他与冠军失之交臂。

之前的一场雨，让地面变得又湿又软。任务开始后，郑雷林作为站长有条不紊地下达着口令，带领班组11人分坐两台车迅速展开行动。冲冠军而来，他信心十足。谁知，在车辆进行隐蔽时，



郑雷林，南部战区陆军某旅三级军士长，荣立二等功两次、三等功两次。



黄升，南部战区陆军某旅一级上士，荣立二等功一次、三等功一次。

只能等保障人员来处理；这要是在战场上，哪怕耽搁一秒钟，都可能改变全车人员的命运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没过几年，我相继考取驾驶员高级、车长一级和炮长二级职业技能鉴定证书。前不久，我自告奋勇，扛起了全旅驾驶员集训教练员的担子。

军旅生涯中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参加国际军事比赛的经验。入伍第6年，我随队赴俄罗斯参加国际军事比赛。这是我第一次出国，内心既激动，又有些紧张。

那时，我是装甲车后部驾驶员，同时也是维修保障人员。作为后备队员的我，时刻都想着能够代表国家站在赛场上。

没想到，在赛前的一次吊装训练中，因桥臂摆动过大，我左手中指被意外夹伤。刚开始，我几乎感觉不到疼痛。4个多小时后，吊装完成，那种麻木才变成钻心的剧痛，鲜血染红了手套，一直流到了小臂。

幸运的是，手术很成功。现在如果不细看，都看不出我的手指曾受过伤。在医院刚住了5天，听说训练场上

装甲车出了故障，我急忙办了出院手续。那天晚上，我用一只右手，通宵修好了故障，总算没有耽误第二天的训练。

第二年，我再次赴俄罗斯参加国际军事比赛。比赛前一天下午，我发现一辆多功能工程车发动机机油管破裂。当时，现场并没有合适的配件可以更换，我便向赛场保障人员询问，有没有电焊？

他们说，没有。虽说我入伍前就在建筑工地上学会了电焊，可眼下并没有焊接工具，我必须另想办法。如果修不好，将直接影响到第二天的比赛。

打开发动机隔板，侧身趴在乘员舱地板上，我勉强能伸进去一只手。借着手电筒发出的微弱光亮，我摸索着把破损的铜管割掉，接上帆布胶管，再进行密封。在闷热的乘员舱里趴了4个小时，我终于排除了故障。

这两届近似实战化的比赛，对我既是锤炼、考验，也是难得的成长机遇。直到2018年，我终于成为一名正式队员，在新疆库尔勒参加了国际军事比赛“安全路线”工兵分队赛事。

出发前曾有人担心，作为坦克驾驶员的我跨界参赛，到底行不行？我坦然地告诉自己，一不行，这些年，我一直在备用与保障的角色间努力钻研，默默完成了各种战位间的转型。

赛场上，我驾驭某型多功能工程车

与各国参赛队员展开激烈角逐，在复杂障碍区顺利完成所有参赛课目，夺得单车赛和接力赛两项第一。

站在领奖台上，国歌响起。那一刻，激动与幸福如潮般在我心里涌动，这些年的参赛经历像电影一般在脑海里闪过，我的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。

其实，这是我作为正式参赛队员仅有的一次夺冠经历。在接下来的两届国际军事比赛中，我把教学与保障工作一肩挑。有战友为我惋惜，说我上场夺冠时，却跑去搞保障了。

我说，啥工作都得有人干，谁上场都是为国争光。令我感到欣慰的是，在2022年的国际赛场上，我带的两个参赛班组勇夺两个单项第一、总体第一的好成绩。

在部队的这些年，我很心疼我的爱人。她独自支撑着家庭，既要带孩子，又要照顾双方老人。2020年底，我服役期满，准备休完假回部队办理退伍手续。

有一天，营长突然打电话问我，不想选晋一级上士？我说，如果部队需要，我就留下继续干。

因为我此前已通过体能特三级考核，回到连队的第二天，我的留队命令就下来了。

这些年，组织给了我许多鼓励，我先后荣立了三等功、二等功，被南部战区陆军评为“百名好班长”，也被旅里评为“塔山之星”。这些激励与关爱，更是不懈上进的动力。

你要问我，新目标是什么？我已取得驾驶员高级职业技能鉴定证书，再用几年时间，通过车长、炮长高级职业技能鉴定考核，成为战场上的多能精兵，这就是我的奋斗目标。

……

### 印象

黄升身上总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，越是难，他就越是迎难而上。西北豪迈的“风”吹到了南国大地，以青春的朝气、奋进的姿态，激励着战友们勇往直前。

(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坦克连连长林骏)

多一分努力，就多一分底气。在狭小闷热的方舱里，郑雷林和选手们的迷彩服上常常能析出盐渍来。每当郑雷林觉得可以松一口气时，上次的失误就会冒出来“刺”他一下。

在基础打牢后，他开始把训练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罗列出来，一项一项攻克。他在考核条件中设置多组错误信号，锻炼选手们在复杂条件下的侦察能力；他特意从连队借来摄影机，对选手们进行跟踪干扰，强化他们的心理素质 and 专注力……看着选手们一天天进步，郑雷林感到由衷欣慰。

时隔一年，郑雷林终于圆了冠军梦。当张辉明和周桂走下领奖台，把亮闪闪的金牌挂在他的胸前时，郑雷林和他们紧紧相拥。这一刻，掌声再次响起。

(摄影:李景杰)

### 印象

郑雷林班长是一个让我又爱又“怕”的老大哥。生活中，他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们；训练场上，他不苟言笑，严肃又认真地将专业技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们。在我们成为“双冠王”后不久，他也被上级单位评选为标兵个人。

(南部战区陆军某旅战士周桂)

## 渴望胜利

■卢东方 马长健

是夜，一场雨夹雪骤然降临。中部战区陆军某旅一级上士谢达标从单兵帐篷里钻出来，望着天，叹了口气。

明天就是发起总攻的日子。为了这一天，他和战友们已经在密林中潜伏了近10天。

泥泞的道路会影响行军速度，积雪更是会暴露行动踪迹。谢达标沉思片刻，又钻回帐篷，开始认真检查起各种无线设备的备用电池。

“谢队长又摆弄这些宝贝呢？”同帐篷的战友从室外钻进来，带来一股冷气。

“降温了，我怕影响电池的电量。”谢达标一边回答，一边把电池挨个插到验电器上，电量满格的放回工具箱，电量不满的直接连上充电器。

“通知车队，晚上休息前务必检查一遍各自车辆的油、电情况，明早提前10分钟起床热车。”谢达标嘱咐道。

“明白，所有情况都得‘达标’！”战友笑着出了帐篷。对自家老班长的脾气，他们摸得门儿清：生活团结活泼、训练严肃紧张。

“演练瞬息万变，丝毫马虎不得！”谢达标不放心地解释着。

有着18年从军经历的谢达标，熟悉合成营步兵连队里的大部分战位。上一次演练中，谢达标担任爆破分队队长，带领全队以最小的损失、最快的速度扫清多轮混合编组障碍物，为后续部队开辟了通路，获得旅领导的称赞。

和以往演练不同，这次演练任务的强度和难度空前，是该旅在使命任务牵引下，论证新战术、新装备、新理念的重要实践。

作为战斗分队的队长，谢达标需要指挥多个专业的战士协同作战。

领导和战友们的信任，让谢达标心怀感激，也更知肩上的责任重大。自受领命令那一刻起，他的脑子就没有停过——从战术战法到人员专业、武器装备，从战场标准到分队衣食住行等，一条条“要求、需求、现状”交织的表格快速在谢达标脑海里成型，提醒他时时对照、日日复盘。

“队长，营部通知开会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报告声打断了谢达标的思绪。他起身舒展一下手脚，快速整理军容后钻出了帐篷。

一阵寒风呛得他嗓子干痒，脑子也顿时清醒了许多。谢达标咽了口唾沫，抬头看了看，雨丝已经不见了，漫天飘着纷纷扬扬的雪花。

山林里，几天前下的雪反复上冻，给地面裹上了一层层薄薄的冰壳。谢达标快速朝营部走去，作战靴踩在积雪上，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声响。

突然，一阵似有似无的嗡嗡声从密林深处传来。他停下脚步，屏息凝神地辨听了片刻。

不好！谢达标大惊，赶忙闪身到距离最近的帐篷中。

“周围有蓝军无人机抵近侦察，通知所有人员做好机动准备，等候命令！”下完指令，谢达标谨慎地四下观察了一番，随即绕小路奔向营部。

果然，会议刚开始没多久，开拔转移的命令就到了。

得益于提前准备，谢达标带领的分队从容装车，在无明显条件下快速机动，转移至隐蔽地域。

“队长你真神，怎么知道今晚机动？”驾驶员一边小心地开车，一边问。

“知己知彼。”谢达标笑笑，毕竟在之前的对抗演习中，他也扮演过蓝军。

带领全队在新的隐蔽地点安营扎寨，再开完队长碰头会，已是凌晨。回队的路上，谢达标又冒出了一个想法：趁着天黑，摸一摸哨位。

查完前3个哨位，谢达标都很满意。

4号哨位是分队驻扎区最外围的岗哨。谢达标像前几次一样从背后悄悄靠近哨兵，但直至走近还不见哨兵有反应。他索性向前一扑，来了个翻滚锁喉。“队长你干啥！”一脸错愕的哨兵被压倒在地。

谢达标压低声音吼道：“你知道这个哨位有多重要吗？全队可能因为你这里被撕开口子而遭遇全歼！”

翻身起立，谢达标对哨兵说：“你回去吧，这班岗我替你站了。”

哨兵哽咽着承认错误，丝毫没有要离开的意思。“服从命令！”谢达标调整了一下口气，继续说道，“早点休息，明天总攻，我等你立功！”

“是！”哨兵红着脸，敬了一个礼后转身离去。

待换哨后回到帐篷，离预定的起床时间已经不足两个小时。谢达标揉了揉红肿的双眼，在脑海中又抓紧捋了一遍战场标准，确认了起床后人、装、物的点验顺序。

“无误。”他和衣躺到床上，嘴角荡漾出一抹淡淡的微笑。

夜风呼啸，裹挟着冰粒、沙石掠过帐篷，发出或轻微或沉重的刮擦声。在战友们香甜的鼾声里，谢达标翻了个身，强迫自己快速进入睡眠状态。

他心里清楚，醒来后，迎接他们的又将是一场硬仗！

(摄影:王昆博)

### 印象

那次演习的最后阶段，谢达标掩护我，把象征胜利的战旗插上“敌方”阵地。我一回头，看到他冲我笑着，笑容就像那迎风招展的战旗，热烈动人。这双眼睛通红，眼神中满是对胜利的渴望。他满脸黧黑，我知道，那是硝烟向胜利者的致敬。

(中部战区陆军某旅“大功三连”指导员王亚鹏)



谢达标，中部战区陆军某旅“大功三连”一级上士，荣立三等功2次。

## 长征

第六〇二六期

本版图片制作:李浩琦